



羣經平議 卷二十七

俞氏函書第一

德清俞樾

春秋左傳三

帶其褊矣 昭元年

集解曰言帶褊盡故裂相示不相逆

樾謹按褊字不訓盡即以段借之例求之亦不得其

說杜云褊盡殆失之矣說文衣部褊衣小也帶其褊

矣猶曰以是為帶不其褊乎蓋既以與之又為謙

辭謝之也古書或以矣字代乎字如隱三年公羊傳

曰盍終為君矣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女何夢矣皆是

通作篡猶選之通作篡矣國語魯語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亦篡之段字謂其自篡取之也說詳國語

臺駘能業其官

集解曰纂昧之業

檇謹按杜未解業字也業讀為業方言曰業續也秦晉繩索謂之業廣雅釋詁亦曰業續也能業其官者能繼續其官守也說文無業字蓋古止作業耳

四姬有省猶可

集解曰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檇謹按省當讀為昔莊二十二年經文肆大昔公羊作肆大省是其例也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相之云者兼男女而言明男娶同姓之女固當生疾女嫁同姓之男亦當生疾也故此云四姬有昔猶可昔之言疾昔也楚語曰夫誰無疾昔是也四姬有疾昔則四姬當之矣故曰猶可也杜解未得其旨正義申說之徒為辭費耳

女陽物

集解曰女常隨男故言陽物

檇謹按以易義言之坎為中男為月離為中女為日

此所以女為陽物也後世言丹術者有取坎填離之說實本於此杜以女常隨男為說失之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

温

集解曰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

晉之南陽温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

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

言十二月誤

趙謹按左傳以周正紀事十二月者建亥之月也桓

五年傳閉蟄而烝杜解曰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

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然則烝祭當在建亥之月

此傳十二月不誤也疑甲辰朔三字當在傳首十二

月之下左傳原文蓋云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傳寫

者誤移甲辰朔三字置烝于温之上而文遂不可通

矣又將會孟子餘句義亦難明趙衰字子餘不字孟

會祭孟子餘不得但曰將會孟子餘然則此文亦必

有誤今按孟者地名尚書秦誓篇序正義曰孟者河

北地名春秋秋所謂向盟是也據隱十一年傳王取鄆

劉為邢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絺樊

隰城櫓茅向盟州陘陘懷杜曰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

田而成十一年傳曰蘇忿生以温為司寇止言温不言餘邑則知餘邑皆附屬於温者也是時温屬趙氏則孟亦必屬趙氏矣且温與州同在蘇忿生十二邑中是時州亦屬趙氏昭三年傳可證然則孟屬趙氏從可知矣子餘當作餘子左傳原文蓋亦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烝于温餘子者即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者也趙孟蓋將會餘子之在孟者至温烝祭故曰將會孟餘子烝于温因甲辰朔三字誤移在烝于温之上而餘子二字又誤作子餘其事遂晦雖服子慎不得其解矣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三年

集解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今禮數如守適夫人

榘謹按傳言數於守適不言數如守適杜解非也文

十六年傳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杜曰數不疏也

不疏則有煩密之意蓋數從嬰聲考說文從嬰得聲者

也並有煩密之意然則數於守適者言視適夫人之

喪更為煩密也杜解為禮數之數失之

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

阮氏校勘記曰高熙本溢誤益



樾謹按益者是也上文曰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杜曰滋益也然則滋與益同義上言滋侈此言益尤
文義一律襄二十六年傳而視之尤服注曰尤甚也
益尤猶言滋甚百當從淳熙本作益為正
二惠競爽

集解曰競彊也爽明也

樾謹按此對下文又弱一个而言競猶爭也莊子齊
物論篇有競有爭郭注曰並逐曰競是其義也爽之
義為明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然
亦猶盛也競爽猶爭盛也廣雅釋詁曰爽猛也猛與

威義相近杜解以競爽二字平列未得其義哀十六
年傳曰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此言競爽彼言爭
明文異而義同杜讀彼傳誤於爭字絕句失之辨見

王氏經義述聞

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五年

正義曰劉焯以為施者舍也臧者善也成諸臧氏取
其令名也

樾謹按臧之為善是矣其說施氏於義未盡施猶池
也方言及廣雅釋詁並曰池壞也字亦通作弛國語
魯語曰文江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毀中

軍于^施氏正取死毀之義施^也古字通周官遂人與
其施舍者鄭注曰施讀為死
葬鮮者自西門

集解曰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樾謹按御覽時序部引書大傳曰西方^方者何也鮮方

也白虎通五行篇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物遷落也然

則鮮方與遷方同亦言萬物鮮落也禮記月令篇季

夏行^春春^春則穀實^{鮮落}周書時訓篇腐草不化為螢穀實

鮮落是其義也人死謂之鮮正取鮮落之義葬死者

自西門正取西為鮮方之義叔仲帶謂此言受之叔

孫疑叔孫生時因論喪禮曾有此言然未嘗行之魯

國使為常^法也叔仲帶追述之蓋欲^損叔孫不依舊

典故借此為由耳杜謂不以壽終為鮮夫帶乃豎牛

之黨豈肯發其餓死叔孫之罪又謂西門為^非正門然

則東亦非正何必西乎

南遺使人^國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集解曰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樾謹按傳言大庫之庭不言大庭氏之庫與十八年

傳不同疑魯國別有大庫庫曰大庫猶府曰長府長

大並美名也杜據十八年傳為說失之

誰其重此

集解曰言怨重

樾謹按重猶任也詩大名篇箋曰重懷孕也說文女部妊任身懷孕也懷孕謂之任亦謂之也蓋重與任義本相因故亦得相通誰其重此即誰其任此言誰任其咎也下文曰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有與未有正承誰其重此而言若從杜解以重為怨重則與下文不貫矣

皆成縣也

集解曰成縣賦百乘也

樾謹按襄十四年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曰成國大國也然則成縣亦猶大縣也釋名釋言語曰成威也威與大義相近禮記檀弓篇鄭注曰成猶善也

善與大義亦相近詩柔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正義曰按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疑季夙即是虎也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劉炫以為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非也

樾謹按季夙不見於左傳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羊舌

職五子赤所鮒虎季夙赤字伯華所字_叔鮒字叔魚
虎字叔巖號羊舌四族是季夙不在四族之內且又
不傳其名然則其人有無不可知也孔氏謂季夙即
是叔虎未可深非惠氏棟補注因叔季是兄弟之次
故從劉氏以為別有季夙然魯之仲孫即為孟孫何
必晉之叔虎不為季夙乎今以左傳為定是時叔虎
已死羊舌氏兄弟見于傳者止伯華叔向叔魚三人
疑左傳原文本云羊舌三族皆彊家也韓氏七羊舌
氏三其數正十故下文曰因其十家九縣也古書三
字每誤作四儀禮朝覲_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為三古書

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
鄭注曰純四珮四當為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
四大戴記公冠篇公冠四加立冕廬注曰四當為三
字之誤定十五年穀梁傳疏曰范云四四當為三古
者_三四皆積畫字有誤耳竝其證也昭十_年傳曰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據楚語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
惕焉然則傳文四字亦三字之誤此傳三族自_誤為四
族彼傳三國誤為四國其誤在同杜於彼傳分不彙
為二以當之至此傳三誤為四則下文十家之數不
合乃云言十家舉大數也皆曲說也劉光伯不知考

定傳文而漫欲規正杜失謂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必
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
為十家夫韓須之於韓起^猶揚石之於叔向也晉人既
亡韓起叔向必以韓須揚石代之安得不數若不數
韓須則亦不數揚石^當_得安劉氏所規豈
可通乎今正羊舌四族為三族則十家之數固無不
合無待辭費

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七年}

正義白日謂往日也

榘謹按上文曰昔先君成公既言昔不必又言往日

矣日疑自字之誤自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文義甚明故杜無解正義
承誤本而為之說不足據也文七年傳曰日衛不睦
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
孫^段為能任其事昭十六年傳日起夫環凡以日言
者皆謂其事相距未久此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則
當極言其久不得以日言也阮氏校勘記曰瀋熙本
纂圖本^作曰則又日之誤字

孟繫之足不良能行^{七年}

集解曰跛也

樹謹按良能二字相連成義蓋用盡心篇以之所不
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即可說此傳
良能之義蓋也語也西十年傳易曉解曰繫是亦良是
誤於良字絕句監本用者遂臆改能行為弱行矣

不復成義此豎本毛本所以臆改為弱也今按不良
能行者猶不甚能行也孟子盡心篇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趙岐注曰良甚也即此傳良字之美我

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推我賀將天下實賀八年
釋文曰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
越謹按可與何古本通用至此傳之義實當從或本

作可因史趙曰可弔也故子太叔曰若可弔也即承
史趙之語而言也
惟我賀將因在實賀太叔此言極為微婉蓋平公承
悼公之後席前全盛之勢諸侯賓服秦楚無讐安坐西
陲偷焉自樂銅鞮始作虎祁繼成而文襄之業隳三
家之勢張矣晉之式傲實基于此倘平公早世晉人
更立賢君得如悼公者起而振之或尚可為乎故曰
若可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弔者弔晉之喪
賀者賀晉之不失諸侯也上文叔向曰是宮也成諸
侯必叛君必有咎史趙所謂可弔者其意殆亦同此
大意則以為君苟有咎諸侯或轉可不叛也所謂微辭

也倘如今本作若何乎也則了無意義人人能言之
左傳又何必錄此諛辭以污簡牘乎且其字將字皆
與若字相應今作若何乎也則但曰非惟我賀天下
實賀足矣是時魯使已在晉廷其餘諸侯亦必屬至
何必為擬議之辭曰其曰將乎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九年
集解曰辭責讓之

樾謹按辭猶訟也古謂訟為辭訟周官小司徒職曰
聽其辭訟是也亦作治訟小宰職曰聽其治訟是也
僖二十八年公羊傳治反衛侯何休曰叔武訟治於

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此傳言辭於晉
猶言訟治於晉成十一年傳晉卻至與周爭卻曰王
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彼因御田訟而訟諸晉此
因閭田訟而辭於晉兩事正同杜訓為責讓非古義
矣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集解曰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主治火
事

樾謹按祝融治火楚不治火也乃以火為楚所相何
也相疑當作祖字相似而誤昭三年傳曰其相胡公

大姬已往齊矣正義曰定本但其祖是其例也上文
曰陳水屬也據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族與屬聲
近而義通陳為顓頊之後故為水之屬楚為祝融之
後故以火為祖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十年

集解曰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

越謹按醉而騁者子良醉而騁也桓子遭之但見其

騁不知其醉則愈疑將攻已矣及見文子之後使人

視二子皆將飲酒然後知其不然而因授甲之故勢

不容已乃有及其飲酒先伐諸之謀若遭子良時已

如其醉又何必使視二子乎杜解於當日情事未得

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

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

越謹按正義說此殊未明了疑傳文難字乃衍文也

上文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此文曰忠為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不慎也義正相應而文亦甚明故

杜無解若是難不慎也則文義不可曉杜不得無說

矣唐石經每行十字而此行自字起慎字止十一字

疑石經本無難字也惜之字以下刊缺不能據以訂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十二年

集解曰淮水名坻山名 正義曰劉炫以為淮坻非
 韻淮當^作淮又以為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
 以古之為韻不甚要切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
 淮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
 多少相似爾雅小洲曰階小階曰沚小沚曰坻何得
 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為山名劉炫又
 以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
 越謹按淮坻是韻無煩改讀為淮誠如孔氏之說矣
 至坻為山名古籍無徵孔氏舉坻箕之山為證穆子
 晉人何意舉楚山乎然從劉光伯之說以坻為水中

地則以小地對大水誠若不倫今按坻乃^陸之段字
 也說文阜部^陸秦謂陵阪曰^陸有酒如淮有肉如^陸
 與下文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文義一例淮與^澠皆以
 水言^陸與^陵皆以土阜言杜於^下句^陵字止曰大阜
 也不以^陸為山名然則以坻為山名固杜之失矣劉
 氏規正杜夫而不知坻為^陸之段字則亦未為得也

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越謹按左氏原文當^作庾皮之過成十六年傳潘^尫
 之黨杜解曰黨潘^尫之子襄二十三年傳申鮮虞之
 傅^執杜解曰傅^執申鮮虞之子蓋古人以父名子自

有此例
庾皮之過亦猶是也。不然庾過自因為獻太子傅而見殺，不因其父而起。何必曰庾皮之子乎？釋文于成十六年曰：一本作潘廷之子黨于襄二十三年曰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寧，蓋皆後人所加。而杜氏所據本尚未衍子字，故各為之解。至此傳杜無解，則已衍子字矣。

湫乎攸手

集解曰：湫，愁隘。攸，縣危之貌。正義曰：湫是湫隘，故以湫為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為縣之貌也。

擬謹按：湫即愁之段字。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曰：湫者，悲憂之狀也。是湫與愁同義。杜訓湫為愁，已得其解。乃因其字是湫隘之湫，又加隘字以足之，則反失之矣。至以攸為縣危之貌，此臆說也。攸即悠之段字。古書悠字或省作攸，蓋亦聲近而義通。正義引詩攸攸旆旌，今詩車攻篇作悠悠旆旌，即其證也。說文心部：恤，憂也。愁，憂也。悠，憂也。恤乎愁乎悠乎，三句一意，深憂之故，重言之也。

南蒯枚筮之

集解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正義曰：今人數物云。

一枚兩枚是筭之名也尚書大禹謨枚卜功臣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筭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筮者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筭而使之筮或以為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

樾謹按古卜筮不下筭謂空下一筭而使筮臆說也枚雷之語于古未聞乃據唐時俗語以說經更為失之~~曰~~枚當讀為微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枚微也是其證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服虔曰微隱匿也哀十六年傳其徒微之杜曰微匿也匿其事而使^筮之故為微筮哀十六年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

以為今尹義亦同此東晉古文尚書竊取其語而偽傳以為歷卜然則楚所卜者止子良一人何歷卜之有乎

秦復陶

集解曰秦所遺羽衣也

正義曰文在冠下烏上知

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冒雪服之知是毛羽之衣可以禦雨雪也

樾謹按此皆臆說也不可以說經秦復陶者蓋即所謂紕也說文糸部紕氏人綱也紕謂之復陶猶蚩謂之復陶說文虫部蠃復陶也劉歆說蠃蚩蚩子也古

人之語凡聲同者名義即相通紕與虺聲同廣雅釋詁曰紕緣也緣與緣亦聲同此復陶之名所以得通於紕也周書王會篇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正西以紕屬為獻後漢西南夷傳丹駝夷能作筆作筆即紕也秦近西戎故宜有此裏三十年傳使為君復陶或亦主為屬歟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集解曰桃弧棘矢以禦不祥

樾謹按古字共與供通禦與御通隱九年傳不共王

事僖四年傳王祭不共釋文並曰共本作供文七年

傳華樂事為司寇釋文曰禦本作御是其證也以共

禦王事者以供御王事也廣雅釋詁曰供奉獻御進也

供御與奉獻同如杜解則當云以共王禦事不當云

以共禦王事矣

形民之力

集解曰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

而制形故云形民之力

樾謹按杜釋形字迂迴難通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

作刑民之力則古本不皆作形必以隨器制形解之

不可通矣今按形猶容也形與容一聲之轉故古語

以形容連文爾雅釋詁刑也法也廣雅釋詁容也法也刑
與容同義猶形與容同義也說文土部型鑄器之治
也金部鎔治器治也型與鎔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
也容字古通作庸莊子肱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
作庸成氏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刑庸並訓為常刑與
庸同義亦猶形與容同義也故以聲求之形民之力
猶容民之力容民之力猶庸民之力傳意止言用民力
者不可有醉飽過盈之心耳不以聲求之而泥字義
以求之則古書之難解者多矣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

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十三年

榘謹按蔓成然三字當作觀從起於事方合此傳敘楚

亂凡有二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洎蔓成然因羣

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

而居之此其一也觀從朝吳在蔡以蔡公之命召子

干子皙而盟于鄧依陳蔡人國以又其一也此當云楚

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觀從蔡朝吳帥陳蔡不

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公子比即子干也

公子黑肱即子皙也公子棄疾即蔡公也觀從與朝

吳同謀起事必不當漏至蔓成然自在息舟並不在

蔡安得與朝吳同帥師乎且下云因四族之徒杜解
曰四族遠氏許圍蔡消蔓成然則蔓成然正四族
之一若既列名於上而又云因四族之徒義不可通
矣故知此文蔓成然三字乃觀起之誤所宜訂正也
先歸復所後者劓

集解曰劓截鼻

越謹按杜解非也刑有五豈必專截其鼻乎劓當讀
為劓說文刀部劓斷也經傳無劓字皆以劓字為之
周易困九五劓刑京房作劓刑是劓與劓古通用尚
書多方篇劓割夏邑劓割即劓割也般盤庚篇戎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故傳曰劓割也哀十一年傳則劓於
無遺育杜解亦曰劓割也凡訓割之劓皆劓之段字
此傳曰先歸復所後者劓言後者則劓殄滅之也棄
疾欲散乾谿之衆必為危言以恐惕之豈徒曰豈將
截其鼻而已乎

王虐而不忌

集解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越謹按以不忌為無所畏忌則與下文意難以為舊因

不相屬故杜加將自亡三字以聯貫之然非傳文所
有也今按虐而不忌者謂靈王雖暴虐而尚不忌克

也觀其赦芋尹無字及使穿封成為陳公二事殊有
君人之度異乎晉夷吾之必殺慶鄭者矣故曰虐而
不忍而子干涉五難以弑之宜其不濟也

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 十四年

樾謹按廢當讀為發偽發疾者言偽為疾發也猶二
十年傳曰華亥偽有疾也下文曰臣願受盟而疾興
興即發也若廢疾則是痼病矣豈能即愈乃曰請待
閉而盟乎廢與發古字通用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
藥乎釋文曰發司馬本_作廢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
文曰廢鄭_作發竝其證也

任良物官

集解曰物事也

樾謹按物謂物色之也周官載師職曰以物土事鄭

注曰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然則物官者亦謂
物色之使當其官也成二年物土之宜顧氏補正曰
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傳物字與彼相近杜
解非也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 十六年

集解曰庸用也用艾更相從耦耕

樾謹按杜讀庸次比耦四字為句非也此當以庸次

比耦以艾殺此地九字為句庸次比三字一義方言
曰庸恣比促更佚代也庸次比即庸恣比言更代相
耦以艾殺此地也古人之文不避煩複如襄三十一年
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亦當以八字為句質言之則
但當云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
猶此文於比上更加庸次也二字也後人不達文義因
并失其句讀而異說滋多矣

今茲火出而章 十七年

榘謹按經書冬有星孛于大辰冬則非火出時也乃
云今茲火出而章者蓋彗星始見實在比年之夏史

官恐其逐日遷移不能定其所往待其既伏而後書之
故書於冬也此蓋史之舊例也莊七年公羊傳列星
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何休曰反者星復其位

然則待彗星之既伏而始書有星孛于大辰亦猶
待列星之既反而始書恆星不見也矣先儒未說此義

謂今茲火出而章者何說

鄙人藉稽 十八年

榘謹按左氏原文當作鄙子藉稽故杜解曰其君自
出藉稽正義曰其君自出觀行之若傳文止曰鄙人
注與傳文不同則正義必當有說矣今作鄙人藉稽蓋涉下文鄙人

將閉門而誤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集解曰斬得閉門者頭

正義曰攝訓為持也斬得

閉門者首而持其頭

樾謹按此蓋以手相搏而持其頭非斬之也閉門者

既為所持不能自脫邾眾遂乘閒而入耳正義訓攝

為持是矣又云斬得閉門者而持其頭則句杜說而

誤

振除火災

集解曰振棄也

樾謹按儀禮士喪禮拒用巾古文拒作振是振與拒

古字通禮記喪大記鄭注曰拒拭也爾雅釋詁曰拒

拭刷清也然則振除猶在除也杜解未

得其義

莒子奔紀鄆 十九年

集解曰紀鄆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

樾謹按傳末言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言入紀鄆疑

鄆乃衍文左傳原文蓋莒子奔紀紀者莒邑名也

今作奔紀鄆者涉下託於紀鄆而衍也下文曰初莒

有婦人苦子殺其夫已為蔡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此鄆字乃障之段字文選北征賦注引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然則紀障猶言紀城蓋此婦人
所居附近紀之城下故曰託於紀障^{紀障者}紀之障猶十三
年傳曰遇諸棘闡棘闡者棘^之闡也下文以度而^去之
解曰因紡纆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是傳文度字本
謂度城而傳^{不言}城字者蒙上文障字而言也今以紀
障為邑名則所謂以度而^去之者果何所度乎其下
云及師至則役諸外不言城外又曰子占使師夜緹
而登不言登城皆蒙上文障字而言也障鄆同聲古

得通用又從邑從自之字隸變皆位下但在左在
右為別而漢隸又往往亂如敦煌長史武班碑頌校
秘鄭鄭即隕字也李翕析里橋郝閣頌郝即甫字也
然則障之為郭阮氏校甚訛所據本正作紀障乃云
石經宋本宋錢本清熙本岳本障作郭是也則誤以
段字為正字又曰按說文郭紀邑也夫紀邑則明非
莒邑安得并而一之乎

城上之人亦譟

釋文無城字曰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譟
越謹按此當以無城字者為正上文云託於紀郭郭

者障之段字小城也說見前矣其下諸句皆蒙此障
字為文曰以度而去之者以度障而去之也曰及師
至則投諸外者投諸障外也曰子占使師夜追而登
者繼而登障也此曰上之人亦譟者障上之人亦譟
也上即障上猶外即障外皆蒙字為文乃左氏文法
之變也今增城字失左氏雅意矣

之則彼其室也

正義曰言禳之則彼淵是其室也其室既近禳之不

越謹按如此說則於上下文皆不貫矣非傳義也

之攘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禴之事鄭注曰郤夜
其曰禴禴也蓋禴與攘音近義通僖四年傳公羊
傳攘夫狄何休曰攘郤也以人事言之則從手作攘
以神事言之則從亦作攘其實一也此傳曰攘之則
彼其室也言欲攘而卻之則淵固龍之室彼當何往
乎明其無可攘也非謂攘之不難也

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 二十年

集解曰周猶終竟也

樾謹按說文口部周密也以周事子者以密事子也

蓋宗魯知齊豹欲殺公孟而不泄其言所謂周也宗

魯之意蓋以不泄報齊豹而又以一死謝公孟為兩

盡之道矣杜解非是下文不蓋不義解曰以周事豹

是蓋不義則得之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此當以鬼神不饗為句其國以

禍為句言其國以之而受禍也上文曰是以鬼神用

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此文正相對彼云鬼神用

饗故此云鬼神不饗彼云國受其福故此云其國以

禍後人誤讀鬼神不饗其國為句因于禍下妄加之

字耳

和欲養求

集解曰養長也 正義曰言此舉寵之臣私有所欲

長養其情求物共之

極謹按如正義所說迂曲甚矣疑非杜意杜訓養為

長廣雅釋詁長常也然則和欲養求言其常求而不

已也釋文曰長丁丈反則已不得其義古無四聲之

說養訓長為生長之長訓為久長之長夏小正時有

養日時有養夜傳竝曰養長也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

亦如之二十一年

榘謹按翟僂新既居新里安得說甲于公可疑一也

新里者華氏所居之邑名安得因此而遂以公所居

為公里可疑二也疑此傳必有錯誤左氏原文當云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華姓居于公

亦如之上句而歸于公傳寫誤到其文下句居于公

誤增里字皆非左氏之舊但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

同無可訂正耳

若華氏知困而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正義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楚恥無

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

越謹按楚是時遠越帥師逆華氏非與華氏戰者也楚恥
無功者謂不得逆華氏也楚不得逆華氏則華氏困
而楚師為無功於是華氏與楚師勢不容已在于華氏
必致死在楚師必疾戰并力與諸侯為難大非諸侯
之利矣如正義之說若楚恥無功而與華氏疾戰者
於情事未得也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

集解曰百工百官也

越謹按百工若是百官則百工之喪職秩者即舊官
百於文不幾複乎且下文云百工叛豈百官皆叛乎

疑百工之工乃工匠之工古者國有六職工因與

居一焉是亦可謂之職秩也哀十七年石圃因匠氏

攻公二十五年傳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

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杜

解曰斤工匠所執蓋百工居肆其勢常聚故四民之

中工匠獨強王子朝因百工作亂與衛事正相類百

工非百官也

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 二十三年

正義曰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越謹按御當讀為圍詩召旻篇戎居圍卒荒韓詩外

傳作我居御卒荒是其例也古御樂通用烝民篇不
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不畏疆圍蕩篇曾是疆禦漢
敏傳作曾是疆圍然則御之通作圍猶禦之通作圍
矣圍叔孫以如吏者囚叔孫以如吏也宣四年傳圍
伯贏於轅陽而殺之杜解曰圍囚也與此傳御叔孫

同義圍亦圍之段字也凡圍圍字依說文當作圍而
經傳多以圍為之釋名釋宮室曰圍禦也蓋御禦圍
圍皆聲近而義通孔氏不達借之旨而以進引
說之非也
取其冠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集解曰既送作冠模又進二冠以與之
擬謹按如杜解則冠與冠皆叔孫與獻子者乃一
謂之取一謂之與何也且叔孫如晉亦未必以冠
模自隨杜氏所解殆非傳意蓋取其冠者叔孫
就獻子取之也既取得其冠乃以兩冠與之而告之
申盡矣言如此模者止有兩冠也

同德度義

二十四年

集解曰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正義曰
同德度義尚書大誓文也劉炫云案孔安國云德鈞
則秉義者疆杜為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越謹按劉氏為偽古文尚書所誤妄規杜失固不足
論矣惟杜解亦未得傳義○度猶在也文十八年
傳曰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度與在互言之耳其
實一也不度於善即不在於善杜解曰度居也廣雅
釋詁曰在居也是度與在義同也同德度義猶曰同
德在義言所謂同德者惟在於義耳子朝躬為不義
雖甘氏又往不足為同德也下文引大誓曰紂有億
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正證明
同德在義之旨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解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越謹按莫然不動而謂之莫甚為不辭漢書五行志

引此傳文蘇林注曰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義亦與杜

近殆皆非也今按古日暮字上作莫詩東方

未明篇

不夙則莫毛傳曰夙早也莫晚也是夙與莫對文未

及其時則為夙已過其時則為莫日過分而陽猶不

克是陽之不克為已莫矣必將積聚而為早也故曰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舊解失之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曰于河或本作沈于河

越謹按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文義已足不必更言沈
僖十九年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茨睢之社
昭十一年傳曰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竝與此
傳用寶珪于河文法一律蓋本於莊二十五年經文
用牲于社而經文又本於尚書召誥用牲于郊也史
記周本紀引傳作于朝用成周之寶珪沈于河疑史
公以意加之漢書五行志作王子鼂召成周之寶珪
於河即因史記之文釋文所載或作之本蓋後人據
史漢以改左傳也王氏經義述聞反以有沈字者為
是故詳辨之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二十五年

正義曰因上則天之下更復本之於天傳稱天有六
氣此言生其六氣謂天生之也用其五行謂天用之
也

越謹按上文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性此承上文而言若復本之於天則文義不屬矣
且其之云者指天地也曰其六氣其五行則生之用
之者明屬人矣襄二十七年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
之此即用其五行之義惟六氣乃天之所生非人之
所生而云生其六氣義不可解故孔氏有此說今按

生者養也周官大宰宰生以馭其福鄭注曰生猶養也

生其六氣猶曰養其六氣國語周語曰所以宣養六

氣九德也是其義矣

氣為五味

正義曰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為五味 又曰味之為

異入口乃知言氣為五味謂氣入口與下章也發也

皆據人知為文 越謹按上文言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此即云氣為五

味明即上文之六氣不得以為五行之氣也元年傳

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與此傳文義正同蓋五味雖

生於五行然五行亦六氣所生故言五味者必推本

於六氣也彼傳於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之下曰發為

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此傳於氣為五味之下曰

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義皆相近

然則氣為五味與下二句自不一律必以為皆據人

知而言亦曲說也

徵褻與禱

集解曰褻袴 正義曰以可褻行故以褻為袴

越謹按說文衣部褻袴也從衣寒省聲手部擻摠衣

也從手褻聲是二字義別經典皆既褻為擻正義因

以段義為本義失之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二十七年

集解曰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慎行篇載此事曰動作者莫不非

令尹疑傳文進胙乃動作之誤動字古文作連連作

與進胙相似因而致誤耳凡國人所動但者莫不

誹謗令尹非必祭祀也杜因傳是進胙因以祭祀釋

之而又訓謗為詛以成其義失之矣當據呂氏春秋

訂正成十三年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襄三

十一年傳動作有文皆動作二字之證

念類無期 昭二十八年

正義曰賈逵云念怒狼戾無有期度

樾謹按荀子書每用恭字為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

恭色耳欲恭聲揚涼注曰恭極也宥坐篇曰恭三年

而百姓性矣議兵篇曰已恭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

期與恭義同念類無期者念類無極也賈說未得

擇善而從之曰比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心能制義曰度以下九句一律

此作擇善而從之則不一律矣詩皇矣篇傳曰擇善

而從之曰比是毛公所見本無之字周書謚法篇亦無

之字當據以訂正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

越謹按此本作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言將軍之食
自必豐腆無慮不足也晉語載其言曰豈主之食而
有不足正作之食不作食之可據以訂正
屬厭而已

集解曰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
亦宜然

越謹按屬之訓足非古訓也厭之訓足則經傳屢見
疑杜氏原文曰厭足也故即繼之曰言小人之腹飽猶
知厭足傳寫^者誤厭為屬而義不可通矣晉語亦載此

語韋注曰屬通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
止杜義蓋亦與韋同

官宿其業

二十九年

集解曰宿猶安也正義曰夜宿所以安身故云宿
猶安也服虔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
人宿火矣

越謹按服杜二說義皆迂曲疑皆非也小爾雅廣詁
曰宿久也官宿其業言官久於其職業也下文曰世
不失職即官宿其業之義

又加范氏為易之止也

集解曰少年少也

榘謹按年少之卿謂之少卿甚為不辭杜解非也古
字少與小通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曰本
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然則少卿亦猶小
卿也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而使印段往印段非上
卿故曰小卿禮記燕義篇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
是其證也

徐子章禹斷其髮

集解曰斷髮自刑示懼

榘謹按斷髮從吳俗示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吳

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三十一年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集解曰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

榘謹按受其無咎猶保其無咎也尚書召誥曰保受王

威命明德儀禮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是受與保

義相近也禮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猶受也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集解曰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

邪

榘謹按如杜解必加今納而不入一句於義方明不

然兩句不屬矣杜解非也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猶昭元年傳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也蓋託言晉君惟恐自蹈罪戾非恐獲不納君之罪也又二十四年傳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文義亦與此同足徵杜解之非

不為義疚

集解曰疚病也見義則為之

越謹按不為義疚其說迂曲且上文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此句不應獨承義說義字疑威字之誤此傳曰不為利回不為威疚猶哀十六年傳曰不為利

諂不為威惕也晉語曰其勇不疚於刑即不為威疚之義中論考偽篇引此傳文亦_作不為義疚則此字之謬久矣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定元年

集解曰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越謹按執仲幾以歸者歸之晉侯也是時晉侯不在會故先歸諸晉而後以晉侯之命歸諸京師田見大夫執人必歸于諸侯諸侯執人必歸于天子也杜解非是

明日或旆以會

四年

集解曰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
會示卑鄭

檄謹按襄十四年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

齊人始^貳此傳之事與彼相同上文晉人假羽毛於

鄭杜謂借觀之然則非借用之也至明日而或旆以

會矣是即假而弗歸諸侯所以^貳也或之言有也^作

傳者就鄭人言之但見昨日所假之羽^毛已有^建之^者

一時莫得其主名故言或也或之為言非必賤者謂

晉人故使賤人服用之示卑侮鄭失其義矣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正義曰臣見義則行不待君命

檄謹按義當讀為儀儀之言儀度也少牢下篇其晉

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然則

臣儀而行謂臣自儀度而行也古人書儀字止作儀

見周官肆師鄭司農注左傳多古字故亦^作義也說

互詳隱三年傳君義臣行

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集解曰奔食食者走

檄謹按食者^走而謂之奔食不辭甚矣此當以奔字

為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為句言吳人食楚人之

食食畢而遂從之也於文當云楚人奔吳人食而從之蒙上文而省楚人吳人四字耳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集解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 正義曰

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樾謹按繫火於尾象必驚逸豈復人力所能執執疑

燕之壞字說文火部燕燒也傳云燕燧象故杜解云燒

火燧繫象尾燒字正解燕字是杜所據本未誤也

我必復楚國

集解曰復報也

樾謹按此復字當讀為傾覆之覆國語魯語夕而習

復章注曰復覆也論語學而篇言可復也孔注曰復

猶覆也是復覆聲近義通周易乾傳反復道也釋文

曰本亦作但反覆是其證也我必復楚國言我必傾覆

楚國也哀八年傳曰今子以小國而欲覆宗國彼作

覆者正字此作但復者段字耳故申包胥答之曰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若訓復為報則復之與興之意不

相對矣

季平子行東野

五年

集解曰東野季氏邑

樾謹按東野獨言東鄙也野與鄙同義桓十一年公
羊傳遷鄭焉而野留周官大司徒注引作鄙留是也
孟子萬章篇曰齊東野人之語也是齊亦有東野之
名魯之東野猶是矣東野之名所包者廣下文曰既
葬桓子行東野及費蓋費亦東野之一邑也傳稱平
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疑是巡行未竟遇疾而還
故既葬之後桓子復行之若從杜解以東野為季氏
之一邑則平子既行之桓子何必復行之乎
魯人聞余出喜于余徵死八年
集解曰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

必喜于召外
樾謹按喜于徵外文不成義徵疑救字之誤襄十九
年傳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外昭十七年傳請藉取之以
救外皆其證也喜于救外者喜于免外也救與徵字
形似似又涉上文違之徵外而誤耳杜據誤本而為
解失之迂曲矣

東郭書讓登

集解曰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樾謹按已先乎人非遜讓之道杜解非也說文言部
讓相責讓也廣雅釋詁讓責也然則讓登者責衆人

使登城也隱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螫弧登周麾而
呼曰君登矣此即讓登之類也犁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蓋二人分行城上督率之又曰使登者
絕而後下則其使眾人畢登明矣下文曰書左彌先
下蓋犁彌欲以先入為己功故以此語欺書合觀前
後文並無遜讓之道杜云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皆謬說
也古推讓字作攘說文手部攘推也而經傳每段責
讓之讓為推攘之攘杜因失其義耳傳於此事後又
載東郭書與王猛語至歛甲欲擊猛故衛褚師圃謂
齊師克城而驕而杜反謂齊師和所以能克誤解一

字而傳義盡失矣

吾從子如駉之靳

集解曰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駉

馬之隨靳也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

胸之皮也駉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

之從子如駉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

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

棧謹按如駉之靳猶云如駉與靳也文十一年傳皇

父之二子从馬賈注曰皇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从

杜義亦同然則之猶與也此傳之義杜與正義不同

如杜說則靳即服馬也謂如駟馬與
服馬也如孔說則靳是當胸之皮也謂如駟馬之首
與服馬之胸也義皆可通至詩小戎篇釋文引沈重
音義云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駟馬背上以駟為外轡
之以止駟之出引左傳云如駟之有靳此乃別是一
說陸氏蓋不從故於此傳云本或如駟之有靳
非也王氏經義述聞謂三說不同靳上當有有字
失之甚矣
之謂棄禮必不鈞
集解曰言不見報不得與人

禮必見殺可矣乃迂迴
其辭而曰不與人等夫不與人等安知其為必見殺
乎杜解非也鈞當讀為純周官司几筵鄭注曰純讀
為均服之均是其例也儀禮士昏禮純衣鄭注曰古
文純為均左傳多古字故亦以均為純百鄉射禮
奠為純注曰純猶全也然則棄禮必不純者棄禮
不在也言其無以自全也杜以本字讀之失其解矣

使外士再禽焉不動
十四年
集解曰使敵死之士往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
之而吳不動

進也庶人工商遂者言能克敵則進之於朝也杜不
知遂即為進而曰得遂進仕則於遂下又增進進

進

羅無勇麋之

集解曰麋束縛也

樾謹按八年傳曰麋之以入杜解曰麋亦束縛此兩

麋字實因國之段字也國為罔麋其字從禾在

故釋名釋宮室曰罔罔也藏物罔罔束縛之也是罔

有束縛之義說文禾部有罔罔曰罔罔也實則罔束

者罔之引申義而罔者罔之變體也罔既從禾罔又

從禾重複無理其為後出字明矣古無罔字故或改

麋為之麋從鹿從罔省聲罔文作麋其聲同故其義

通也廣雅釋詁罔與罔並訓束罔即麋也廣韻十八

叻麋上粉切引左傳無勇麋之此乃後人不明假借

借之例妄造此從糸之字惠氏棟補注反疑麋麋字

通失之甚矣

官人肅給 三年

樾謹按官人當為館人儀禮士喪禮管人及鄭注曰

館人有司主館舍者釋文曰管如字劄又音官然則

官人之即館人此可證矣古官館同字說互詳襄十

六年改物服修官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集解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樾謹按承當為乘聲之誤也顏氏家訓音辭篇引劉昌

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是也上言蔡昭侯將如吳諸大

夫恐其又遷也下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

夫昭侯不出公孫翩何從逐而射之故知此承字當

讀為乘乘謂乘車也昭侯乘車即將如吳公孫翩因

於其啟行之時作亂耳自乘字誤為承而當日情事

不見下句逐字亦無因矣

辟君之執事七年

集解曰辟陋

樾謹按辟者遠也呂氏春秋慎行論曰晉之論也近霸

於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高注曰僻遠也僻辟

古通用辟君之執事者遠君之執事也言以君之執

事為遠而無所畏忌也上文曰魯弱晉而遠吳是也

杜訓辟為陋未得其義

若夏盟於鄆衍

集解曰鄆衍即鄆也

樾謹按襄二十五年傳并衍次釋文引賈逵曰下平

曰行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下平曰衍然則鄆行者以其地下平故名之也鄆衍之即為鄆猶清原之即為清僖三十一年傳晉蒐于清原宣十三年傳赤狄伐晉及清杜解曰清一名清原蓋鄆也清也乃其本名也因其廣平之原而謂之清原因其為下平之原而謂之鄆衍其義一也僖二十九年傳舍于昌行之上杜解曰魯縣東南有昌平城昌行之衍蓋亦以下平得名故又謂之昌平矣從之固矣十二年

越謹按固猶必也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師外女能

固紂公乎戰國策秦策五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

竝曰固必也從之固矣猶曰從之必矣襄三十一年

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

此傳義相近言衛侯效夷言終必死于夷也顧氏補

正曰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非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十四年

集解曰車子微者鉏商名正義曰杜以車子連文

為將車之子故為微者鉏商是其名也家語說此事

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

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

姓鉏商名以子為姓與杜異

樾謹按漢書古今人表有鉏子鉏商杜以車子連讀誠

非古義矣服虔以車為車士而後出之家語從之王

肅遂將車者釋之則未得服意也今按魯自作中軍

以來國之車乘皆歸三家襄十一年傳正義曰往前

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

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

之類今既三公公室所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

乘云云是其事也至昭五年毀中軍四志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則車乘之志屬私家更不

侍言矣定八年傳戒都車曰癸已至此即季孫氏車也

西狩之時三家之車咸在而子鉏商別屬叔孫氏者

故以叔孫氏之車冠之服虔釋為車士車士即謂

之車猶甲士即為之甲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

將南陽之甲是其例也王肅以為將車者失其義矣

至好鉏商三字服虔以子為其姓則亦非是古婦人

稱姓男子稱氏族未有男子而稱姓者也傳文所稱

如子儀克子越椒之類上二字皆其字如子人九子

服何之類上二字皆其氏此傳以子鉏商連文子鉏

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矣王氏引之謂古人名字

二字或字或氏未可知矣王氏引之謂古人名字

應鉏與商不... 部有鉏曰立... 實則勑即鉏... 字也古文多... 商而字子鉏... 有楚公子辰... 字始末之深... 非

子我夕

集解曰夕視事... 檄謹按人臣... 見於君朝見... 謂之朝莫見... 謂之夕昭十

二年傳子革... 當與彼同蓋... 以入也史記... 逢逆之殺人也... 事失之矣

所難子者

集解曰言雖... 檄謹按傳言... 瑞穀圭以和... 難而諧和之... 注曰難相與... 為仇讎然則... 難子猶讎子

也言與子為讎則上有天下有先君也戰國策中山
策陰簡難之注曰難惡也亦與仇讎義相近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 十五年

樾謹按廁當讀為側漢書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
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
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皆古文既廁為側師
古于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為溷非其理也
此傳曰迫孔悝於廁強盟之蓋亦邊側之義孔悝見
衆至必走避之故迫之至邊側之處使無可走避乃
得與之盟也釋文廁音初吏反未得其旨

樂盃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
食炙奉衛侯軛來奔

集解曰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
車者不欲戰 正義曰丘明為傳雖詳於當時而此

大煩碎計樂盃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到辭義不
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
樾謹按杜以召獲二字連讀為人名而解為衛大夫
則是召獲自駕車也衛侯出奔而行爵食炙四字遂
無著矣正義所謂辭氣顛倒也然如正義之說移此句
召獲駕車之上則是樂盃告季子之後自行爵食炙

而此後更無一事然則藥孟之飲食何必屑屑及之乎今按獲者人名而非衛大夫蓋與季子同仕於孔者也召者藥孟召之也藥孟將飲酒炙未熟而問于是使告季子又召獲使駕乘車其告季子也蓋將使之救孔悝而其召獲駕車則將奉輒出奔也部署既定而炙亦熟遂飲食之而奉衛戾出奔非獨獲奉之乃藥孟奉之也其後啟季子入事止有公孫敢而藥孟不見則其與輒俱出可知矣

方天之休 十六年

集解曰言天方授爾以休

杜謹按如杜解則方天之休四字文義未備殆非也

詩鵲巢篇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然則方天之

休者欲其保有天之休命也杜解非是八年傳曰三代之辟

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與此傳義正相近禮記哀公

問篇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鄭注曰有猶保也

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

越謹按而字衍文也左氏原文本作請行期焉昭七

年傳曰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與此傳行期義同

今衍而字文不成義矣杜解曰請行襲鄭之期是其

所據本未衍而字

D

復言非信也期外非勇也

集解曰期必也

梅謹按上文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外士此云復言非信期外非勇皆承上文而言復言謂好復言也

期外謂求外士也期與求古音相近禮記學記篇良

治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裘與箕為韻

是其例也據說文求裘同字而詩終南篇裘與梅哉

韻七月篇裘與狸韻大東篇裘與來服試韻言古韻

者遂以求裘為異字異音則大不然周書豐保篇命

之有求遂以生尤考尤字詩載駢篇與思之為韻然

則求字古音未始不與裘同也此傳前云求外士後

云期外文異而義同求字古音因可考見矣

六卿三族降聽政

二十六年

集解曰降和同也

梅謹按杜以降聽政有降以相從之義故以和同釋

之其實非也降聽政即共聽政降與共奉通故康借

尚書禹貢篇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水經注引鄭注曰

今河南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

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郊降於齊之降蓋周時國於

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降與共聲近段借之證離

駱曰五子用失乎家巷楊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
之通作共猶降之通作巷巷字從共得聲也下文曰
三族共政無相害也降聽政即是共政前用段字後
用正字耳

奉喪殯于大宮

越謹按大宮者宋之祖廟也宣十二年傳卜臨于大

宮杜解曰大宮鄭祖廟宋之大宮猶鄭之大宮也殯

于大宮者宋人用殷禮也禮記檀弓篇曰殷朝而殯于

祖是其事矣僖四年及襄四年傳曰不殯于廟疑傳

家據殷禮言之

羣經平議卷二十七

